



外国文学名著普及丛书

死魂灵

〔俄国〕果戈理著



外国文学名著普及丛书

死魂灵

[俄国]果戈理 著

许庆道 节译

宝文堂书店

《外国文学名著普及丛书》选收各国文学发展史上有代表性的名作，采取节译本、改写本和选编本等多种方式出版，力求做到保持原著精华，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广大读者提供外国文学的基本知识。



Н. В. Гоголь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封面设计：张守义

死 魂 灵

〔俄〕尼·瓦·果戈理著 许庆道节译

宝文堂书店出版（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frac{3}{8}$ 印张 6.125 110,000字
1987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5,200册

书号：8070·263

定价：1.15元

目 次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9
第 三 章.....	24
第 四 章.....	39
第 五 章.....	60
第 六 章.....	78
第 七 章.....	95
第 八 章.....	110
第 九 章.....	125
第 十 章.....	144
第十一章.....	163
译 后 记.....	188

第一章

在省会NN市的一家旅馆门口，驶来了一辆相当漂亮的小型弹簧轻便摺篷马车，乘坐这种马车的多半是单身汉：退伍的中校啦，上尉啦，拥有大约百把个农奴的地主啦，总而言之，一切被人叫做中等绅士的那种人。在轻便摺篷马车里坐着一位绅士，外貌不俊美，但也不难看，不太胖，也不太瘦；不能说是年老，不过也不太年轻。他的莅临没有在城里引起任何骚动，没有随伴着发生任何特别事故。

旅馆侍仆灵快地把绅士带上楼去，领他去看他的卧房。卧房是常见的一种卧房，角角落落都爬满着黑李子干似的蟑螂，有一道门可以通往邻室，中间被一口五屉柜隔离着。过路绅士的行李被搬进屋里来了：首先是一只有点磨损了的、说明已经不止一次经过长途跋涉的白皮箱子。抬这只箱子的，一个是马车夫谢里方，他是一个矮个子，穿着大皮袄；另外一个听差彼得卢什卡，约摸三十岁上下年纪，穿一件肥大的、破旧的常礼服，那显见是东家穿旧了的，这小伙子脸相有点严厉，生着两片厚嘴唇和一个大鼻子。跟在箱子之后搬进来的，是一只红木匣子，上面有美纹桦木的精工镶嵌花纹，还有几副皮靴楦头和一只用蓝纸包着的烤鸡。

仆人们张罗、忙乱着，主人走到大厅里去了。当给他端上热菜和冷菜的时候，他就跟那个侍仆扯起各种各样的废话来。

无论在文明的欧洲或者在文明的俄罗斯，都有非常多值得尊敬的人，不跟仆人攀谈几句，在旅馆里是吃不下饭的。不过，过路绅士提的问题也不完全是空洞无谓的；他非常精确详细地盘问了，这城里省长是谁，民政厅长是谁，检察长是谁，——总之，他没有遗漏掉任何一位重要的官吏。可是，对所有重要的地主，他打听得格外详尽细致：谁有多少魂灵^①，住得离城多少远，甚至问到了脾气怎么样，是不是常到城里来。他又挺关心地问到这一带乡村的情况：在他们的省里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疾病——流行性热病啦，致命的疟疾啦，天花啦，或者诸如此类的病，这一切询问得这样详尽，这样精确周到，简直不象是仅仅出于好奇。吃过饭之后，绅士开始打起呵欠来，叫人领他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他躺下没有多久就睡熟了，一口气睡了两个钟头。醒来之后，他应旅馆侍仆的请求，在一张纸片上写了自己的官衔、姓名，以便按规矩送警察局备案。伙计一边走下楼梯，一边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把纸上的一行字念了出来：六等文官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

次日，过路客人对城里所有的官吏进行了访问。首先对省长进行了执礼恭敬的访问，其次，拜访了副省长，再其次，拜访了检察长、民政厅长、警察局长、专卖商、官办工厂的督办……遗憾的是，不能把全部有权有势的大人物都一一提到；可是，我们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过路客人对拜客这件事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活跃，他连对卫生监督和城市建筑师也登门致了敬意。在跟这些权贵们谈话的时候，他善于很巧妙地对每个人都恭维奉承几句。其结果是：省长对他发出了邀请，请他当天

① 旧俄农奴亦被称作“魂灵”，此处“魂灵”即作农奴解。



А. В. А. А. А.

БЕРНАДСКИЙ.

抬这只箱子的，一个是马车夫谢里方，另外一个听差是彼得卢什卡。



他又挺关心地问到这一带乡村的情况：在他们的省里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疾病——流行性热病啦，致命的疾病啦，……

光临家庭晚会，其余的官员也都纷纷邀请他，有的请他吃午饭，有的请他玩波斯东牌戏，有的请他吃茶点。

关于他自己，过路客人看来是避免多开口的；如果一定要说，那也不过是泛泛地说上几句，口气中含有一股显而易见的谦虚劲儿：他是这尘世间一条百无一用的蠕虫，不值得旁人多加关注；他一生阅历已多，由于奉行真理在仕途上受尽挫折；他树敌甚多，敌人甚至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现在但求安宁，所以要寻找一块地方定居下来；他来到这个城市之后，认为他责无旁贷必须对当地的高级官员们表示他无限的敬意。这便是满城上下关于很快就要出现在省长家的晚会上的这位新人物所能知道的一切。

参加这次晚会的准备工作占用了两个多小时，过路客人对于修饰打扮如此用心，这确是不大常见的。打扮好之后，他就乘上自备的马车，沿着只被窗户里射出的暗淡灯光照亮的街道飞驰起来。省长的第宅灯火辉煌，如同白昼，哪怕开舞会的气派也不过如此。许多女士穿得很漂亮，很时髦。男人也象在任何别处一样，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瘦子，简直很难把他们跟彼得堡的男人区分开来，他们也有着精心梳剪成的漂亮雅观的连鬓胡子，或者干脆是剃得的溜精光的鹅蛋脸，也爱随随便便挨近女士们去坐着，也操着一口法国话，连给女士们逗趣也跟彼得堡的男人一个样。另外一种人是胖子，或者象乞乞科夫一样，不太胖，但也不太瘦。与前者相反，这些人见了女士连正眼也不瞧的，只是不时朝四周扫那么一眼，看看省长的仆人在什么地方摆出了打惠斯特牌的绿呢桌没有。他们的脸是丰满的，圆滚滚的，有人甚至有个把小硬瘤，有人还有一些麻瘢。这些便是城里可尊敬的官员们。唉！在这个世界上，胖子处理起自

己的事务来可要比瘦子精明强干。瘦子干的多半是专员的差使，或者只是挂个名，而人在四处鬼混；他们的存在分量太轻了点，飘忽不定，根本靠不住。胖子却从来不占据次要的位子，要坐就总是占据首要的位子，并且他们如果在哪儿坐下了，就坐得稳稳当当的，塌塌实实的，一屁股坐下去，宁可叫那只位子在他们的屁股下面压得瘪下去，压得格啦格啦直发响，他们也绝对不会让位的。他们不喜欢表面的光彩；他们身上的燕尾服不象瘦子的剪裁得那么贴身，可是他们的首饰箱里却积聚着上帝赐予的珍宝。瘦子在三年里头剩不下一个没有典押出去的魂灵；胖子却日子过得挺舒服，一眨眼——在城市尽头什么地方出现了一幢用他妻子的名字买进的房子，然后又 在城市的另一头买进了另外一幢房子，然后又在靠近城市的地方买进了一处田庄，然后又买进了一个水土肥美可供多种经营的村子。最后，在为上帝和国家效忠了一阵，赢得了人们的普遍敬意之后，胖子就辞官隐退，换个地方定居下来，变成了地主，日子过得挺美。无可讳言，当乞乞科夫仔细察看那一伙人的时候，他心里转的差不多就是这些念头，结果是：他决定厕身到胖子堆里去。他在那儿碰到的几乎全是些熟人：检察长，他生有两条非常浓密的黑眉毛，左眼稍微有点眨巴，仿佛在说：“老弟，咱们到隔壁屋里去，我要跟你说两句体己话”，不过，他却是一个严肃庄重而又沉默寡言的人；邮政局长，一个矮个子，但却是个爱说俏皮话的人和哲学家；民政厅长，一个极其审慎稳重而又温厚亲切的人，——这三个人都象对待老朋友似的招呼他。特别吸引过路客人注意的是两位地主玛尼洛夫和索巴凯维奇。他立刻把民政厅长和邮政局长唤到一旁，打听起他们来。客人提出的几个问题显示出他不但好奇，而且

胸有成竹，因为他首先打听他们每人有多少个农奴，他们的田庄处于什么状况，在这之后方才打听他们的本名和父称。用不了多少工夫他把他们本人也完全迷住了。地主玛尼洛夫是一个正值壮年的人，有一双象糖一般甜蜜蜜的、笑起来总是眯缝着的眼睛，他被乞乞科夫弄得简直神魂颠倒了。他长久地握住乞乞科夫的手，恳切地请求乞乞科夫赏光一顾他的寒村，照他说来，他的田庄离开城关只有十五里^①远，乞乞科夫听了非常温文有礼地把头一侧鞠了一躬，诚恳地紧握着对方的手，回答说，他不但十分乐意遵命，并且认为这是他至高无上的神圣责任。索巴凯维奇略为简洁地说了声：“也请上我家来玩玩，”说着用脚后跟磕碰一下行了个礼，这脚穿在这样一只其大无比的长统皮靴里，要找到和这靴子相配脚恐怕是不可能的，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当神话式的巨人勇士在俄罗斯也开始消踪绝迹了的时候。

第二天，乞乞科夫到邮政局长家里去吃午饭并消磨了一个夜晚。在那儿从饭后三点钟起便摆开了惠斯特牌局，一直打到深夜两点钟。顺便提一句，他在那儿结识了一位地主诺兹德廖夫，这是一个三十上下年纪麻俐活泼的小伙子，他没有说上三两句话就跟乞乞科夫“你”“我”相称起来。诺兹德廖夫对警察局长和检察长也称呼“你”，谈吐之间十分亲密友好；可是，当他们一坐下赌起大的输赢来的时候，凡是他所吃掉的牌，警察局长和检察长都要非常仔细地看过，并且几乎始终十分注意他每次打出的牌。第二天，乞乞科夫在民政厅长家里度过了一个夜晚。然后，到副省长家里去消磨了一个夜晚，在专卖商家里吃了一顿

^① 指俄里。一俄里等于一·〇六公里。

丰盛的午饭，在检察长家里吃了一顿说是规模不大、然而不亚于一席盛宴的午饭，又去出席了商会会长招待的晨祷以后的茶会，虽说是茶点小吃，却也跟午饭不相上下。总而言之，他没有一个钟头得闲留在家里，他回到旅馆只是为了住一宵睡一觉而已。过路客人不知怎么的样样事情都善于应付，显示出自己是一个经验宏富的上流社会绅士。不管谈到什么话题，他总是能够应付裕如：谈起养马场，他就谈养马场；谈到良种狗，他对此也能发表一些中肯的意见；如果谈到税务厅起诉的一桩案件，他又能够表示出，他对于法院里的那套把戏也并非毫无所知；话题转到打台球，他对打台球也不是一窍不通；讲到美德懿行，他对美德懿行又谈得娓娓动听，眼睛里甚至含着热泪；讲到酿制烧酒，他对酿酒也讲得头头是道；讲到海关督察员们和海关官员们，他也能够把他们评述一番，仿佛自己曾经当过海关督察员和海关官员似的。可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讲到这些话题时，他善于措辞稳重，举止得体。他话说既不上，也不下，完全恰如其分。总之，不管遇到什么场合，他总显得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所有的官员都挺喜欢这位新人物的莅临。省长认为他是一个奉公守法忠诚老实的人；检察长认为他是一个挺干练的人；宪兵上校说他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民政厅长说他是一个学识渊博、值得尊敬的人；警察局长说他是一个值得尊敬、亲切和蔼的人；警察局长夫人说他是一个顶顶和蔼、顶顶讲究礼貌的人。甚至连难得对别人有好评的索巴凯维奇，那天从城里回家已经很迟，当他脱了衣服，挨着他那个瘦骨嶙峋的妻子躺在床上的时候，也对她说：“宝贝，我在省长家里度过了一个晚上，在警察局长家里吃的午饭，结识了六等文官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真是一个使人觉得挺愉快的人！”

他的妻子听了只回答一声：“哼！”并且蹬了他一脚。

这样一种对于新来客人恭维备至的意见就此在城里传开了。这意见一直保持着，直到客人的一个奇怪的特性，他办的一件事情，或者按照外省的说法，一件咄咄怪事（关于这一点读者不久就会知道），使几乎全城的人完全陷于迷惑之中为止。

第 二 章

新来的绅士住在城里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他接连不断地赴晚会和午宴，如人们所说，日子过得好不快活。终于他决定把他的拜访移到城厢以外，去拜访地主玛尼洛夫和索巴凯维奇。这是他曾经答应过他们的。也许，激励他这样做的，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一件更严重、更贴近他心坎的事情……可是，关于所有这一切，读者到时候自会逐步知道的。

玛尼洛夫的村子因为所处的地点关系能够吸引来访的人不多。老爷第宅孤零零地耸立在开阔的空地上，也就是在一处丘岗上；丘岗的斜坡被修剪得短短的草皮覆盖着。在那块斜坡上，按照英国方式点缀着三两个花坛，里面栽的是紫丁香和黄色的合金欢；五六棵白杨树分散在几处，扬着叶子细小的、稀疏的树梢。在其中两棵树下面可以看见一个绿色扁圆顶、蓝色木头圆柱的凉亭，上面刻着题词：“沉思冥想之神殿”。往下走几步，是一个覆盖着绿色浮萍的池塘。在山岗脚下，一部分也就在斜坡上，纵横错落地散置着好些灰朴朴的用圆木搭成的农舍，我们的主人公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立刻数点了一下，发现有两百多个。乞丐科夫的马车还没有驶进院子，他就看见主人穿着

一件绿色毛呢常礼服站在台阶上，把一只手搭在眼睛上，以便把驶近来的马车端详个仔细。

“巴维尔·伊凡诺维奇！”当乞乞科夫从马车里跨出来的时候，他终于叫了起来，“您总算记起我们来啦！”

两个朋友热烈地接过了吻，于是玛尼洛夫把客人领到屋里去。他们走过门廊、前厅和餐厅虽然要不了多大工夫，但我们却想试试能不能借这片刻工夫关于屋主人说上几句话。可是，作者于此必须承认，只有老天爷才能够说得清楚玛尼洛夫是一种什么性格的人。有这么一种人，他们被说成是：平平常常，不好也不坏。玛尼洛夫也许应该归在这一类里吧。外表上，他是一个很体面的人；他的相貌不乏亲切可爱之处，可是，在这亲切可爱里面，仿佛过多地掺杂进一些甜味儿；他的举止和措辞带着一股子要讨人喜欢、攀个交情的阿谀谄媚劲儿。他在家说话非常少，大部分时间都在沉思默想，可是他到底在思索些什么，却又只有上帝才知道。不能说他是在经营田庄，他甚至从来没有乘车去察看察看他的田地。当总管对他说：“老爷，要是这般去做就好了。”他通常一边抽着长烟杆一边答道：“是呀，这倒不坏。”有时候，从台阶上望望院子又望望池塘，他会嘟哝着说：如果突然一下子从屋子门口起筑一条地下通道，或者在池塘上架一座石桥，桥上两边开设小店，让商人坐在里面兜售农民所需要的零星杂物，那该有多好啊。可是，所有这些设想只不过是空话罢了。他的书房里总放着一本书，书签夹在第十四页上，他把这一页经常翻读已经有两年了。客厅里安放着一套漂亮的家具，上面蒙着很讲究的丝织料子；可是短缺了两把椅子的料子，于是这两把椅子便一直罩着一层蒲席。他的妻子……不过，他们互相是十分满意的。尽管

他们结婚以来已经过了八年多，可是，他们还时常要敬对方吃一片苹果，一颗糖，或者一颗胡桃，用一种表示十分恩爱的温柔动人的声音说道：“宝贝，张开你的小嘴，让我来把这一小块放进你的嘴里去。”不用说，这样一来，小嘴自然就妩媚地张开了。常常会有这样的事：两人原来好端端地坐在长沙发上，忽然完全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一个放下了自己的长烟杆，而另外一个放下了手里的针线活儿，互相拥抱起来接了一个情意绵绵的长吻，长得足足有可以从从容容吸完一小枝雪茄烟的工夫。总而言之，他们是所谓洪福齐天的一对儿。可是，这并不妨碍我还要指出一下：玛尼洛夫太太……可是，我得承认，我很害怕谈到女士们，何况现在是我应该回过头来写我们的两位主人公的时候了，他们已经站在客厅门口有好几分钟，互相谦让着请对方先走。

“赏个脸吧，别这样费心和我谦让，让我在后头走，”乞乞科夫说道。

“不行，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不行，您是客人，”玛尼洛夫一边用手向他指着门，一边说。

“别客气，请您别客气啦。请吧，请您先走，”乞乞科夫说。

“那可不行，请原谅，我绝不能让这么一位令人愉快的、教养有素的客人在后头走。”

“哪里说得上教养有素？……请吧，您先请。”

“喂，还是您先请。”

“那怎么敢当？”

“喂，这理所当然嘛！”玛尼洛夫浮起令人愉快的微笑，说道。

最后，两个朋友侧着身子，相互稍微挤了一下，同时走进了门去。

“请容许我向您介绍一下，贱内，”玛尼洛夫说道。“宝



他们已经站在客厅门口有好几分钟，互相谦让着请对方先走。

“贝！这位是巴维尔·伊凡诺维奇！”

经这么一说，乞乞科夫的确看到了一位先前他跟玛尼洛夫一起在门口弯腰鞠躬时完全没有注意到的太太。她长得不难看，一件浅色绸布长袍穿在她身上挺有模样。乞乞科夫不无快感地走近去亲了亲她的小手。玛尼洛夫太太就说开啦，她说，贵客光临使他们夫妇十分高兴，又说，她的丈夫没有一天不想到他。

“是呀，”玛尼洛夫补充说，“她老是问我：‘你那位朋友怎么不来呀？’‘再等一等，宝贝，他会来的。’好啦，现在您终于赏光驾临寒舍啦。这真是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是五月的阳光，心灵的节日……”

乞乞科夫听见对方说出心灵的节日一类的话，倒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于是就谦逊地答道，他既没有响亮的名望，甚至也没有显赫的官衔。

“您一切都有，”玛尼洛夫浮现出令人愉快的微笑，打断他说。“您一切都有，甚至还不止这些哩。”

“您觉得我们的省城怎么样？”玛尼洛夫太太问道。“您在那儿过得愉快吗？”

“那是一座很好的城市，非常出色的城市，”乞乞科夫答道，“时间过得很愉快；我碰见的都是一些非常和蔼而有礼貌的人。”

“您觉得我们的省长怎么样？”玛尼洛夫太太问道。

“他不是个最可尊敬、最和蔼可亲的人吗？”玛尼洛夫补充说。

“说得完全对，”乞乞科夫说道，“一个最可尊敬的人。再说，他对自己的职务研究得多么精深，理解得多么透彻啊！应